

清·留云居士輯

明季稗史初編



國學基本叢書選印

明季稗史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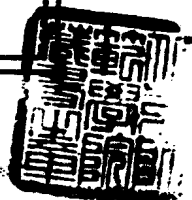
45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7418

上海書店



1157413

本书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影印

明季稗史初编

\*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J 209 - 1

定价 4.60 元

##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鋌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敕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枚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借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嫩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尙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蓁石亭。

# 明季稗史初編目錄

|      |        |      |          |
|------|--------|------|----------|
| 卷一   | 烈皇小識   | 卷二   | 烈皇小識     |
| 卷三   | 烈皇小識   | 卷四   | 烈皇小識     |
| 卷五   | 烈皇小識   | 卷六   | 烈皇小識     |
| 卷七   | 烈皇小識   | 卷八   | 烈皇小識     |
| 卷九   | 聖安本紀   | 卷十   | 聖安本紀     |
| 卷十一  | 行在陽秋   | 卷十二  | 行在陽秋     |
| 卷十三  | 嘉定屠城紀略 | 卷十四  | 續幸存錄     |
| 卷十五  | 幸存錄    | 卷十六  | 也是錄      |
| 卷十七  | 求野錄    | 卷十八  | 粵游見聞     |
| 卷十九  | 江南聞見錄  | 卷二十  | 兩廣紀略     |
| 卷二十一 | 賜姓始末   | 卷二十二 | 青燐屑      |
| 卷二十三 | 東明聞見錄  | 卷二十四 | 吳耿尙孔四王合傳 |
| 卷二十五 | 青燐屑    |      |          |
| 卷二十七 | 揚州十日記  |      |          |

# 明季稗史初編卷一

## 烈皇小識

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冊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邏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逼犒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

上既卽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爲禎。點用之。

上卽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爲皇后。尊張后爲懿安皇后。孝純母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冊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霽之神。司禮監掌印太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纔憚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斃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所不能治者用之。上蹙然曰。雖如此說。殊覺太慘。非國家盛事也。逆賢默然。衆共叩頭呼萬歲而退。

上既登極。所以優容客魏者。一如嘉廟。而信邸承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後將李朝欽。裴有聲。王秉恭。吳光成。譚敬。裴芳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翦除一空。復散遣內丁。方始調逐逆賢。肘腋巨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英武。何以有此。時閣臣四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皆逆賢爰立也。上首放立極。而亟允枚卜之請。特點華亭錢龍錫。吳江周道登。蕭山朱宗道。高邑李標。長山劉鴻訓。晉江楊景辰六員。後宗道以禮部題。崔呈秀父卹典有在天之靈等語。景辰以掌院率諸翰林公疏頌美逆賢。俱爲科道劾奏。次年。與三舊輔俱次第斥放回籍。

上諭兵部。各處鎮守內官。一概撤回。凡相機度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靖忠藎。以副朕懷。

上諭戶部。封疆多事。徵輸甚煩。朕殊憫焉。蘇松等處織造。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用此一方民。其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上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極。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錮。含冤未伸。著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卹。與褒贈應卹。陰卹。與卹。蔭。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卹。與復官。應起用卹。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卹。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

上諭禮部。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許以一子報官。奄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

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欺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奄割。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欺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仲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竹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票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黨戚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鍾煥等爲給事中。吳煥葉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瑞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其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廠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祠旁民居千餘家爲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鏞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具致書魏良卿欲爲逆賢造謠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卽云撫按不行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見璫燄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構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璫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爲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勦忠賢參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己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

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駁所鑒知之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閤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禬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兄某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其有某之不逞以爲之兄而不知有某之至德某之特行以爲之祖父且愚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魋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奉有韓爌清忠有執駁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宋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反者蓋皇上之諭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爲同一則曰天下爲公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

皇上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于正氣實有未伸。皇上事事虛公。而維垣言我見。臣竊惑焉。據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罪之楊璉。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賊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日之議。其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之爲貪。其於廷弼也。特卽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例之。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積賊無算。而維垣猶尊之曰廠臣公。廠臣不受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嚴諭。初擬止于削奪。豈不如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政。又何尤昔人之護熊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抵觸逆璉及抗疏撻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定論矣。卽如廷弼一事。爌但票免一梟。未嘗赦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璉借此爲楊左諸人追賊地耳。逆璉初擬用移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爲難於坐賊。於是再傳覆訊。改爲封疆之案。派賊寺比。此天下共知者。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與王之案不同。議論深刻。亦不失春秋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爲賣直。趙盾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素著。以參沈淮忤逆璉而譴斥。文則以救王紀而降削。均之得罪於逆璉者也。至以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此說胡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期廷。而榮辱因之。若王紀之時。已半是魏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觀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之儔。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於是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遂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

嘆哉。至批炤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妄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

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閣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喊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而繼春削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劾之。逐戚畹。據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蓋長山所禁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爲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既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不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閣。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肅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者。以嫌避也。人謂老高陽慙慙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宰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宰。遂定爲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部垣魏照乘係華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卽得華亭。然兩公勲業德望俱無聞焉。何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而日爲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爲縱肆。剝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疏入。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

倪元璘疏請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議關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宮，爭風顛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惻，則皆忠惻；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壘簾。此一局也。旣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剏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思若未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亙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旣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敍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時上卽欲將要典焚毀，肅山票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旣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著卽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

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力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解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曾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壻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解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辯。此而不問。將亢闔魚腹。踵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之。威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恆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膏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言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負扈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待宮春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敍文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券。胙土田。同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

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無禮於君者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獬已經回籍。詞林閑局。不必過求。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略曰。前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剋滅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毀官署。刳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卽一鎮可推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蟪蛄。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瞥見旣而逢惡。魏廣微以擔當其媒富貴。某宜戍。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國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閑住。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輦轂。日與奄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稟旨。有不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御史陳乾陽疏參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旨逮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奏對便捷。能解聖意。神廟頗信任之。光廟時卽休退矣。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姓魏。疑卽逆賢。故疏參之。後法司審鞫得實。鳴陽仍放回籍。上以潛邸留心時藝。卽入內合諸奄而試之。出事君能致其身題。取鄭之蕙第一。卽陞隨堂掌尙膳監印。未幾乞休。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詰詰。羣臣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捷。上每溫顏以優禮之。時貂孽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勛有疏攻之。略曰。劉鴻訓一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爲祟。今毀矣。水火元黃。息耶否耶。未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高捷史藻相繼糾參。錦衣張道濬亦有疏參。而工科楊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濬越位妄言亂政。乞加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勛等重處。鴻訓三揭力救。乃免。

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曰。既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爲可惡。闕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闕。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士範著回原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睿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啓睿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睿對。李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尙書王永光。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